

郑克鲁文集·译作卷

# 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190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郑克鲁文集·译作卷

# 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

郑克鲁 译

藏书章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恩仇记 / (法)大仲马著;郑克鲁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名家名著·郑克鲁文集.译作卷)  
ISBN 978-7-100-15695-0

I. ①基… II. ①大…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803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丛书策划: 谷 雨 李玉瑶 朱振武  
责任编辑: 谷 雨  
装帧设计: 刘水· 文创设计

名家名著·郑克鲁文集·译作卷

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 著

郑克鲁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 州 市 越 洋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5695 - 0

---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890×1240 1/32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51.75

定价: 198.00元(全三卷)

# 目录

1	一 抵达马赛	13
13	二 父与子	22
22	三 卡塔卢尼亚人	35
35	四 阴谋	44
44	五 订婚喜宴	59
59	六 代理检察官	72
72	七 审问	86
86	八 紫杉堡	99
99	九 订婚之夜	107
107	十 杜依勒里宫的小书房	118
118	十一 科西嘉魔王	128
128	十二 父与子	137
137	十三 百日时期	148
148	十四 愤怒的囚徒与疯子囚徒	162
162	十五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82
182	十六 一个意大利学者	194
194	十七 神甫的牢房	218
218	十八 宝藏	233
233	十九 第三次发病	245
245	二十 紫杉堡的墓地	251
251	二十一 蒂布朗岛	265
265	二十二 走私贩子	274
274	二十三 基督山岛	283
283	二十四 奇珍异宝	294
294	二十五 陌生人	301
301	二十六 加尔桥的客栈	316
316	二十七 卡德鲁斯的叙述	333
333	二十八 入狱登记簿	341
341	二十九 摩雷尔公司	

357	三十 九月五日
376	三十一 意大利——水手辛伯达
406	三十二 醒来
413	三十三 罗马强盗
452	三十四 露面
480	三十五 锤刑
497	三十六 罗马狂欢节
519	三十七 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540	三十八 约会
549	三十九 宾客
575	四十 早餐
590	四十一 引荐
605	四十二 贝尔图乔先生
611	四十三 奥特伊别墅
620	四十四 家族复仇
646	四十五 血雨
659	四十六 无限支取
674	四十七 带白斑点的灰色马
688	四十八 观点交锋
701	四十九 海蒂
707	五十 摩雷尔之家
718	五十一 皮拉摩斯和提丝柏
730	五十二 毒物学
749	五十三 《恶棍罗贝尔》
768	五十四 公债的涨落
782	五十五 卡瓦尔坎蒂少校
796	五十六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812	五十七 苜蓿小园
825	五十八 努瓦蒂埃·德·维勒福先生
835	五十九 遗嘱

- 846 六十 快报
- 857 六十一 园丁如何除掉偷吃桃子的睡鼠
- 870 六十二 鬼怪
- 881 六十三 晚宴
- 894 六十四 乞丐
- 906 六十五 夫妻龃龉
- 918 六十六 结婚计划
- 930 六十七 检察官的办公室
- 943 六十八 夏季舞会
- 953 六十九 调查
- 966 七十 舞会
- 978 七十一 面包和盐
- 984 七十二 德·圣梅朗夫人
- 998 七十三 诺言
- 1032 七十四 维勒福的家墓
- 1043 七十五 会议记录
- 1059 七十六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 1073 七十七 海蒂
- 1099 七十八 雅尼纳来鸿
- 1123 七十九 柠檬水
- 1138 八十 指控
- 1146 八十一 退休面包商的房间
- 1170 八十二 撬锁
- 1187 八十三 上帝的手
- 1195 八十四 博尚
- 1203 八十五 旅行
- 1218 八十六 审问
- 1235 八十七 挑战
- 1243 八十八 侮辱
- 1256 八十九 黑夜

1266	九十	决斗	二十六	344
1282	九十一	母与子	二十六	352
1290	九十二	自尽	二十六	353
1301	九十三	瓦朗蒂娜	二十六	356
1311	九十四	吐露爱情	二十六	362
1326	九十五	父与女	二十六	367
1337	九十六	婚约	二十六	371
1351	九十七	通往比利时的大路	二十六	376
1360	九十八	钟瓶旅馆	二十六	379
1376	九十九	法律	二十六	384
1389	一〇〇	幽灵	二十六	389
1398	一〇一	下毒的女人	二十六	394
1406	一〇二	瓦朗蒂娜	二十六	399
1414	一〇三	马克西米利安	二十六	404
1426	一〇四	唐格拉尔的签字	二十六	409
1440	一〇五	拉雪兹神甫公墓	二十六	414
1457	一〇六	分钱	二十六	419
1477	一〇七	狮窟	二十六	424
1487	一〇八	法官	二十六	429
1499	一〇九	刑事审判	二十六	434
1507	一一〇	起诉书	二十六	439
1516	一一一	抵罪	二十六	444
1527	一一二	动身	二十六	449
1542	一一三	往昔	二十六	454
1558	一一四	佩皮诺	二十六	459
1573	一一五	路易季·瓦姆帕的菜单	二十六	464
1583	一一六	宽恕	二十六	469
1591	一一七	十月五日	二十六	474

## 七十六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老卡瓦尔坎蒂先生已动身回去重操旧业，不是在奥地利皇帝陛下的军队里，而是在卢卡的温泉浴场的轮盘赌旁边，他是这种赌博最持之以恒的趋之若鹜者。

不用说，他把这次出远门和扮演父亲角色所得到的优厚报酬一分一毫全都带走了。

在动身时，安德烈亚先生拿到了证实自己荣幸地为巴尔托洛梅奥侯爵和莱奥诺拉·科尔西纳里侯爵夫人之子的所有文件。

巴黎社交界本来很乐意接待外国人，并且不是按照他们的身份，而是按照他们希望得到的身份去对待他们，因此，安德烈亚几乎在巴黎社交界站稳了脚跟。

再说，巴黎人对一个年轻人有什么要求呢？要求不过是大致能说法语，穿着体面，输了钱不生气，用金币付款。

不用说，人们对外国人不像对巴黎人那样挑剔。

因此，安德烈亚在半个月內取得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人们称他为伯爵先生，说是他每年有五万利弗尔的收入，而且大家还谈论他父亲的巨大财产，据



说这笔财产埋在萨拉韦扎的采石场里。

有人在一位学者面前提到上述最后一点情况，说成实有其事；这个学者声言见过大家谈论的那个采石场，这就给至今令人疑窦丛生的说法增加了很大的分量，从此以后获得了真实可靠性。

读者进入的巴黎社交界当时就是这样。一天傍晚，基督山去拜访唐格拉尔先生。唐格拉尔先生出门了，但仆人建议伯爵去见男爵夫人，女主人接待客人，伯爵接受了。

自从奥特伊宴请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以来，唐格拉尔夫人听到基督山的名字，总不免要打一个神经质的寒颤。假如说出他的名字之后，伯爵不出现，她的痛苦的感受就变得格外强烈；假如相反，伯爵出现，他开朗的脸庞，明亮的眼睛，和蔼的态度，甚至对唐格拉尔夫人的殷勤献媚，旋即就驱散了她恐惧的最后一丝印象；在男爵夫人看来，一个外表如此可爱的男人不可能对她产生邪恶的企图；再说，堕落变质的心灵只是在有利可图时才会想到干坏事；一无用处和无缘无故干坏事就像反常的事与此相抵触。

当基督山走进读者不止一次踏入的小客厅时，男爵夫人正在不安地观看几幅画，这些画是她的女儿先同小卡瓦尔坎蒂先生欣赏过，再递给她的。男爵夫人被伯爵的名字弄得有点张皇失措，但仍微笑着接待他。

伯爵只一瞥便把整个场面摄入眼中。

男爵夫人几乎躺在一张椭圆形双人沙发上，欧仁妮坐在她旁边，而卡瓦尔坎蒂则站着。

卡瓦尔坎蒂像歌德笔下的主人公，一身穿黑，漆皮鞋，镂空的白丝袜，将一只又白又保养得很好的手插入他金黄的头发，手指上闪烁着一颗钻戒，尽管基督山曾加以劝阻，爱虚荣的年轻人还是顶不住将它戴在小指上的欲望。

这个动作伴随着投向唐格拉尔小姐勾魂摄魄的眼波和同样灵巧地发出的叹息。

唐格拉尔小姐总是老样子，也就是说漂亮、冷淡，说话含讥带讽。安德烈亚的眼波和叹息她都没有放过；可以说，它们在弥涅耳瓦<sup>1</sup>的护胸甲上滑过，有的哲学家认为，这护胸甲有时遮盖住萨福<sup>2</sup>的胸口。

欧仁妮冷淡地向伯爵致意，趁寒暄之机退回她的练习室，不久，那里传来两个嬉笑欢闹的声音，夹杂着钢琴最初的和弦，基督山当下知道，唐格拉尔小姐更喜欢跟她的唱歌教师路易丝·德·阿米利小姐待在一起，而不喜欢跟他和卡瓦尔坎蒂先生作伴。

伯爵一面跟唐格拉尔夫人谈话，并显得对谈话兴味盎然，一面注意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先生所关心的事情，看到了他那副模样，只见他走到房门口去听音乐，表示出欣赏的神情，但却不敢越门而进。

不久，银行家回来了。不错，他头一眼投向基督山，但第二眼则投向安德烈亚。

至于对他妻子，他像某些丈夫对待妻子那样向她致意，但这种态度单身汉是无法理解的，除非将来出版一部关于夫妇生活的内容广泛的法典。

“难道两位小姐没有邀请您同她们一起弹琴唱歌吗？”唐格拉尔问安德烈亚。

“唉！没有，先生。”安德烈亚回答，叹了口气，比先前的叹息更为引人注目。

唐格拉尔马上走向那道通向邻室的门，打开门来。

只见两个姑娘同坐在钢琴前的座椅上。她们每人用一只手伴奏，她们出

1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等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2 萨福（约公元前610～前580），古希腊女诗人，善写情诗。

于怪念头，习惯这样练习，而且效果出色。

可以看到，由于门框的缘故，德·阿米利小姐跟欧仁妮构成了一幅德国人时常编排的活生生的画面；阿米利小姐的俊俏相当惹人泪目，或者不如说温柔可爱。她很瘦小，头发金黄，像个仙女，浓密的鬈发垂落在稍长的脖子上，就像佩吕吉诺<sup>1</sup>笔下的有些处女那样，眼睛疲惫无神。据说她的肺很衰弱，就像《克雷莫纳的小提琴》中的安东妮娅<sup>2</sup>，她迟早要死于唱歌。

基督山向这个闺房投了迅速而好奇的一瞥；他是头一回看到德·阿米利小姐，他在这一家常常听人提到她。

“嘿，”银行家问他的女儿，“我们这些人全都受到排斥吗？”

于是他吧年轻人带进小客厅，要么出于偶然，要么做得很灵巧，门在安德烈亚身后又半掩上了，基督山和男爵夫人从所坐的地方什么也看不到；但由于银行家跟安德烈亚一起进去，唐格拉尔夫人也就好像不去注意这种情况。

过了一会儿，伯爵听到安德烈亚的声音，在钢琴伴奏下，他唱起一首科西嘉的曲子。

这首曲子使他忘记了安德烈亚，而想起了贝内德托；伯爵含笑倾听曲子时，唐格拉尔夫人向基督山夸耀丈夫的毅力：当天早上，由于米兰一家银行的破产，他损失了三四十万法郎。

这番赞扬确实名实相符；因为要不是伯爵从男爵夫人，或者通过他无所不知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在男爵的脸上，他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痕迹。

“好！”基督山思忖，“他已经要隐瞒他的损失了：一个月前他还自我炫

1 佩吕吉诺（1445~1523），意大利画家，作品有《抱孩子的圣母》《耶稣受难像》。

2 《克雷莫纳的小提琴》是德国作家霍夫曼（1776~1822）的小说，安东妮娅是小说的女主人公。

耀呢。”

然后他大声说：

“噢！夫人，唐格拉尔先生十分熟悉交易所的情况，他在别的地方损失的，总是能在那里捞回来。”

“我看您也人云亦云，判断错了。”唐格拉尔夫人说。

“错在哪里？”基督山问。

“错在以为唐格拉尔先生在做投机买卖，其实相反，他根本不做。”

“啊！是的，不错，夫人，我记得德布雷先生对我说过……对了，德布雷先生怎么啦？我已有三四天没见到他了。”

“我也是，”唐格拉尔夫人以惊人的镇静说，“您刚才那句话还没有说完。”

“哪一句？”

“德布雷先生对您说过，您想说什么来着……”

“啊！不错；德布雷先生对我说过，您成了献给投机恶魔的牺牲品。”

“我一度有过这种兴趣，我承认，”唐格拉尔夫人说，“但我现在再没有这种兴趣了。”

“您错了，夫人。唉！我的天！发财的运气是不可靠的，如果我是女人，而且凑巧又是银行家的妻子，不管我对丈夫的幸运多么有信心，因为在投机事业方面，您知道，一切取决于运气好坏；我说，不管我对丈夫的运气多么有信心，一开始我总是搞到一笔能独立使用的财产，哪怕我获得这笔财产要把我的利益放在瞒过他的人的手里。”

唐格拉尔夫人不由得脸红了。

“嗯，”基督山说，仿佛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大家在谈论昨天那不勒斯的国库券市场上有人干得真漂亮。”

“我没有这种国库券，”男爵夫人赶紧说，“我从来没有过；说实话，这样谈论交易所也谈得够多了，伯爵先生，我们就像两个证券经纪人；谈谈可怜的维勒福一家吧，眼下他们受着命运的折磨呢。”

“他们究竟出了什么事？”基督山憨态可掬地问。

“您知道，先是德·圣梅朗先生起程后三四天死了，侯爵夫人到巴黎后三四天，他们又失去了她。”

“啊！不错，”基督山说，“我知道这事；但就像克劳狄斯对哈姆雷特所说的，这是自然规律：父辈死在他们之前，他们痛哭流涕；他们死在儿女之前，他们的儿女也会痛哭流涕。”

“但还不止于此。”

“怎么并不止于此呢？”

“您知道，他们就要出嫁女儿……”

“嫁给弗朗兹·德·埃皮奈先生……婚事难道告吹了吗？”

“昨天上午，看来弗朗兹已收回成命。”

“啊！当真……知道破裂的原因吗？”

“不知道。”

“您告诉我什么消息呀，亡帝！夫人……而德·维勒福先生，他怎么受得了接二连三的倒霉事呢？”

“同往常一样，他很达观。”

这时，唐格拉尔一个人回来了。

“喂，”男爵夫人说，“您让卡瓦尔坎蒂先生同您的女儿待在一起吗？”

“还有德·阿米利小姐，”银行家说，“您把她当作什么呢？”

然后他转向基督山：

“伯爵先生，卡瓦尔坎蒂王子难道不是个可爱的年轻人吗？……不过，他确实是亲王吗？”

“我不能担保，”基督山回答，“别人把他的父亲作为侯爵介绍给我，他会成为伯爵；但我想，他本人并不很想要这个头衔。”

“为什么？”银行家说，“如果他是亲王，他不自吹自擂就错了。各人有各自的权利。我不喜欢别人否认他的出身。”

“噢！您是个纯粹的民主派。”基督山微笑说。

“啊，”男爵夫人说，“看看您会招惹什么麻烦吧：要是德·莫尔赛夫先生恰巧来了，他会看到卡瓦尔坎蒂待在一个他作为欧仁妮的未婚夫也从来不被允许进入的房间里。”

“您说恰巧，这算说对了，”银行家回答，“因为说实话，很少看到他来，可以说他到我们家确实是恰巧。”

“总之，如果他来了，又看到这个年轻人在您女儿身边，他会不高兴的。”

“他？噢！天哪！您搞错了，阿尔贝先生不会给我们赏脸，嫉妒他的未婚妻，他爱她还根本达不到这一步。况且，他高兴与否与我又有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我们到了这一步……”

“是的，我们到了这一步：您想知道我们到了哪一步吗？在他母亲举办的舞会上，他只同我的女儿跳了一次舞，而卡瓦尔坎蒂先生同她跳了三次，他甚至没有注意到。”

“阿尔贝·德·莫尔赛夫子爵先生到！”贴身男爵通报说。

男爵夫人赶忙站起来。她要到练习室去通知女儿，这时唐格拉尔拉住了她的手臂。

“让她去。”他说。

她惊讶地望着他。

基督山佯装没看到这幕把戏。

阿尔贝走了进来，他非常漂亮，非常快活。

他潇洒地向男爵夫人鞠躬，亲热地向唐格拉尔鞠躬，亲切地向基督山鞠躬；然后转向男爵夫人说：

“您允许我问您，唐格拉尔小姐身体好吗？”

“很好，先生，”唐格拉尔赶紧回答，“此刻她正在小客厅里跟卡瓦尔坎蒂先生弹琴唱歌。”

阿尔贝保持平静和无动于衷的神态：兴许他内心感到一点愤恨，但他感到基督山的目光盯住了他。

“卡瓦尔坎蒂先生有一副出色的男高音嗓子，”他说，“而欧仁妮小姐是个杰出的女高音，还不说她的琴弹得像塔尔贝格<sup>1</sup>。他们合唱一定很迷人。”

“事实是，”唐格拉尔说，“他们俩配对真是天衣无缝。”

阿尔贝看来没有注意到这句粗俗的双关语，而唐格拉尔夫人却为之脸红。

“我呢，”年轻人又说，“至少据我的老师们所说的，我也是个音乐家；奇怪的是，我的嗓子从来无法跟别人的嗓子配合起来，跟女高音配合尤其差。”

唐格拉尔微微一笑，意味着：生气去吧！

“因此，”他说，无疑希望达到预期的目的，“亲王和我女儿昨天受到一致的赞赏。昨天您不在场吧，德·莫尔赛夫先生？”

“哪个亲王？”阿尔贝问。

“卡瓦尔坎蒂亲王。”唐格拉尔回答，始终坚持给年轻人这个头衔。

1 塔尔贝格（1812~1871），奥地利钢琴家兼作曲家。

“啊！对不起，”阿尔贝说，“我不知道他是亲王。啊！卡瓦尔坎蒂亲王昨天跟欧仁妮小姐合唱吗？说真的，这一定令人陶醉，我非常遗憾没有听到。我不能应邀前来，我不得不陪同德·莫尔赛夫夫人到沙托-勒诺的母亲、男爵夫人的府上去，她家邀请德国人来演唱。”

沉默片刻，仿佛他没有提起过似的：

“我能得到允许，”莫尔赛夫再说一遍，“向唐格拉尔小姐致意吗？”

“噢！请等一下，请等一下，”银行家说，一面拖住年轻人，“您听到了这支美妙的卡代蒂那<sup>1</sup>吗？达、达、达、迪、达、迪、达、达，这很迷人，快要结束了……稍等一等：真妙！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

银行家狂热地喝起彩来。

“的确很妙，”阿尔贝说，“不可能比从卡瓦尔坎蒂亲王的演唱更好地了解他的祖国的音乐了。您刚才说他是亲王，对吗？再说，即使他不是亲王，也会封他为亲王，在意大利这很容易。还是回到两位令人爱慕的歌唱家身上来吧，您本该让我们高兴一下，唐格拉尔先生：别通知他们有一个外人，您根本该请唐格拉尔小姐和卡瓦尔坎蒂先生再唱另一支曲子。离开远一点欣赏音乐，待在半明半暗之中，不让人看见，也不要观看，因此不妨碍音乐家，他可以这样发挥天才的全部本领或者心灵的全部冲动，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这回，唐格拉尔被年轻人的冷峻态度弄得不知所措。

他把基督山拉到一边。

“喂，”他说，“您对我们这位情人有什么看法？”

“啊！我觉得他冷冰冰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但您有什么法子呢？您已

1 歌剧的一种咏叹调。



经许过诺！”

“毫无疑问我许过诺，但这是把我的女儿许给一个爱她的人，而不是一个不爱她的人。您看这一个，像大理石一样冷冰冰，像他的父亲一样不可一世；如果他也有钱，如果他有卡瓦尔坎蒂家的财产，那倒也罢了。真的，我没有问过我的女儿；如果她有良好的鉴赏力……”

“噢！”基督山说，“我不知道是否我对他的友情使我变得盲目，但我向您保证，德·莫尔赛夫先生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他会使您的女儿幸福，他迟早会有所成就；因为他父亲的地位毕竟很显赫。”

“哼！”唐格拉尔说。

“为什么要怀疑？”

“过去的身份始终存在……过去他出身微贱。”

“但父亲的过去跟儿子无关。”

“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啊，不要激动；一个月前，您感到结这门亲是很好的……您明白，我呀，我很抱歉：您是在我家里见到这个小卡瓦尔坎蒂的，我不了解他，我对您再说一遍。”

“我了解他，”唐格拉尔说，“这就够了。”

“您了解他？您得到了关于他的情况吗？”基督山问。

“用得着吗？同什么人打交道，不是一见就能知道吗？首先他有钱。”

“我肯定不了。”

“但您不是给他作担保吗？”

“担保五万利弗尔，小意思。”

“他受过出色的教育。”